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要卷九百三十五

經部

詩補傳卷十二

國風

陳

逸齋

陳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豈以河濱之故習歟武王封閼父之子媯滿於陳都宛邱之側與宋杞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大姬無子好巫覩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

之至五世幽公當厲王之時淫荒無度變風始作次  
秦之下亦以其昏亂虞之故家遺俗無復存者誠秦  
之不若也

宛邱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人君之游豫苟有益於民如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乃民之所望固為善也其次能與民同  
樂如田獵鼓樂民見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欣然有  
喜色抑其次也今陳之幽公以淫昏之故游蕩無度

國人歌詩以刺之諷味其言備見一時鄙厭之意此國人之情也

子之湯他浪兮宛邱之上兮洵荀有情兮而無望兮坎

苦感

下同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

下同

其鶩羽坎其擊

缶方有宛邱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鶩翻導

宛邱在陳都之側自為地名說者或以為中央下或以為中央高既曰宛矣固不得為高也或言上或言下或言道據所見云爾幽公始而游於宛邱民猶有

望也既而屢出蕩而忘反則民信其止為情欲耳無復可望如古人之游豫也故聞其擊鼓擊缶之聲見其鶩羽鶩翻之舞第若可厭鄙耳無復有欣欣之喜也鼓以革為之缶則土鼓也易言不鼓缶而歌史言請秦王擊缶坎者擊鼓之聲也鶩羽一名翳舞者所持以指麾也翻即翳也冬夏猶言寒暑無時不相值也幽公游蕩不避寒暑使國人無時不值於宛邱則人情之鄙厭不言而喻矣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幽

公游蕩信有情欲耳而無令望也亦通

東門之枌

符云  
下同

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

其舊業亟

冀欺

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幽公淫荒宛邱刺之此詩疾之刺之者刺其君不能正之於上也疾之者疾時人胥倣之於下也男女不服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則無恥之甚也無恥故可疾也

東門之枌宛邱之栩

浦况

子仲之子婆娑

素何

其下穀旦

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駿  
子邁視爾如荅祁餽我握椒

東門即去宛邱之道路也粉也相也即道路間之木  
也婆娑盤旋歌舞之貌子仲氏之子既先往於東門  
之下則南方原氏之女亦不復績麻而往會之舉二  
氏之男女為言則下此者可知矣古人姓氏幸而存  
於經不得而廢也如邱中有麻之留氏如桑中之姜  
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或謂南方之原為南方之原

野則於文義有礙且宛邱既自東門而出則在東而不  
不在南矣必無出東門而往南方之理意謂南方原  
氏之女來會於東門之市井耳况春秋莊公二十七  
年有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之事則原為陳大夫何疑  
之有二章言穀旦于差謂差擇吉日以為期也三章  
言穀旦于逝謂期日已至而遂往也越以驥邁驥之  
為言總也謂於是總往於所會之地也菽茈芥也菽  
取其華之色椒取其氣之芬此男女相贈之物也是

詩三章皆賦也

衡門誘酉僖公也願願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陳小國也僖公天資慤慤僅能自守耳豈能抗志以有立哉故詩人欲誘道扶持使之卓然奮起有為於國不至安於卑陋而遂止也然是詩之體頗異衆作一章正言其愿而無立二章三章皆誘掖之辭也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悲之洋洋可以樂洛飢

衡門謂橫木為門其規模淺陋無帡幪之可託今乃遊息於下自以為安泌始流之貌言其洋洋漫流無波瀾之足觀今乃游泳其間自以為樂蓋安則棲遲而不去樂則忘飢而廢食以喻僖公之性安於卑陋而無立志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鮀房豈其取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先儒謂洛鯉河鮀貴於牛羊則鮀鯉乃魚之美者齊

姜姓宋子姓姜子乃女之貴者食魚當求鯀鯉取妻當求姜子皆誘以大而起其志蓋圖王不成猶可以伯安於卑陋則陳止於陳耳惜乎僖公不足以進此亦猶孟子語齊宣以王道自謂吾惛不能進於是也是詩與甫田皆視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孰謂詩人之正救其君不與聖人教人

之意同學與政果無二致也是詩三章皆興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也

凡詩言刺時蓋指一時之事或指其君或指其臣民  
是詩之序明言疾其君之淫昏必其君有淫行如衛  
宣公之類不然何以遽加以疾之一字蓋疾近於惡  
如衛宣公之類直可惡矣無復可正救陳君之淫昏  
詩人猶思得賢女以配之雖由其心之愛君亦其君

之資質猶可與為善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下同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下同歌東

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

漚管古顏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陳風三詩皆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也水性至柔  
池有防限賢女之喻也漚久漬也麻也紵也管也必  
得水之久漬乃可治以為用以喻君子必得賢女相  
與漸染可以成德也晤欲明也賢女於君子凡笑歌

言語之際亦有以曉晤之故其聽之也熟而入之也  
深如齊雞鳴蓋於夙夜卧起之際有相成之道亦此  
之類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魚敬女猶有

不至者也

是詩刺當時昏姻以有故而失時則男女多殺禮不  
復能如古之親迎今幸已有成約而女復有異志而  
不至亦由於上之人淫昏有以化之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  
其葉肺肺普昏以為期明星晢哲之世

東門之楊葉雖牂牂肺肺而盛然漸至於凋落耳喻  
男女已失嫁娶之時及今猶可以昏姻乃復男行而  
女不隨既有成約期以吉日之昏暮可以行禮今夜  
已鄉晨啓明之星煌煌晳晳而女猶不至則又不能  
踐約矣正如東門之楊竟至衰落是誠可刺也昏姻  
取幽陰之義故行禮用昏暮古今皆然是詩二章皆

比而賦之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案春秋左氏傳魯桓公五年陳侯鮑卒謂陳桓公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佗桓公之弟也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佗當桓疾病殺大子而以己代之可謂不義陳由是亂國人至於分散所謂惡加於民也詩人

刺之以佗之不義由於無良師傳蓋以恕待之謂其資質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視師傳之賢否如何耳序詩者不以為君直言陳佗蓋得春秋不稱爵書蔡人殺陳佗之旨與書衛州吁鄭忽同也使詩序不經聖人之手孰敢竊春秋之法書三君之名哉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已

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鴟萃徂醉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佗無良師傳非可以責佗父兄當任其咎也無賢父兄則無良師傳使佗之父兄能知古人教世子之道則佗其庶幾矣棘也梅也皆有實之可食喻佗可與為善也不幸生於墓門則非其地喻其無賢父兄也斯離析也鴟惡鳥也棘與梅既生非其地則或為斧斤之斯析或為惡鳥之棲萃則不足為美矣喻其無良師傳與之相處遂戕其性而染其惡也故詩人於首章原其所自則曰師傳之不良國人且知之佗之

父兄豈不知之而不能去之乎此向者誰使之然哉  
蓋責其父兄也於卒章要其所終則曰師傳之不良  
予既歌以訊告於佗矣苟不顧予之訊至於顛倒而  
後思予之言亦何及哉蓋責佗也佗之惡亦甚矣而  
詩人待佗為甚怒既追咎於師傳又冀佗之悔悟忠  
厚之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古者謂讒人必曰讒賊蓋其巧發奇中甚於以刃殺

人彼以刃殺人者人得以禦之而善為讒者譎張為  
幻足以惑亂是非陰被中傷者皆不知為計以是言  
之甚於以刃殺人者矣況為宣公者多信其言不能  
考察此君子所以憂懼也夫所貴於考察者亦有理  
之可據理之所必無者讒人以為有何足信哉是詩  
二章皆據理之言也

防有鵲巢

卽其恭  
下同

卽有旨苕

徒雕

誰侮

陟留

予美心焉忉忉中

唐有甓

蒲歷

卽有旨鶡

五誰侮

予美心焉惕惕

吐歷

鵲必依大木為巢為防以止水必無大木安有鵲巢  
陵苕生於下濕卽高仰之地必無潤澤安有美苕中  
唐在堂塗之間人朝夕所埽除必無瓴甓皆鵲綬草  
也與陵苕性相類亦卽之所必無而讒者皆以為有  
彼好聽者遽信之何哉侮壅蔽也蓋予雖有美為讒  
言所壅蔽所以始則忉忉而憂終則惕惕而懼也是  
詩二章皆興而賦之也

月出刺好呼報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悅美色焉

在位之人化其君之淫昏惟女色是好則其志荒矣  
序詩者以不好德而說美色發之蓋以責在位為卿  
士大夫者當知禮義廉恥豈與庶民無知惟上所化  
邪故以不好德刺之若為庶民而作則直言其淫亂  
耳

月出皎兮佼古郊下同人僚了兮舒窈烏糾其勞心悄七  
兮月出皓胡老七佼人惄久兮舒憂於受兮勞心憮七老七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召兮舒夭於紹兮勞心慘七兮

齊風以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喻君臣此詩止刺在位故以月出言之晝欲有所為則夜必有所思月之始出皎潔皓白光照萬物在位之君子能於此時思其政則為好德矣今乃思佼好之人欲舒我之憂思而不可得至於我心之勞則好德不如好色誠有愧於月之象矣傳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周公亦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皆好德之思也陳之諸臣何足與語此僚兮惄兮燎兮皆好貌窈糾擾受天紹皆憂貌悄

兮慘兮慘兮皆勞貌諸國方言多不同未易以一義求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株陟朱下同林刺靈公也淫乎夏

戶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雅

息焉

陳靈公與夏姬亂至與其臣相戲於朝又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其無忌憚之甚殆與疾驅於通道大都者無以異國人刺之其辭比他詩為迫切柰靈公無羞惡之心何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繩馬說證

稅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不必為邑名殆夏姬所居之地也國人正辭以詰之曰何為乎株林豈欲與夏南相從乎若非往株林與夏南相從何故駕乘馬而說乎株野乘乘駒而朝食于株乎憂君之意切故其辭亦切也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固嫌於蓼然夏南實主其家國人亦豫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澤波

彼皮下同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思

息嗣

感傷焉

序詩者言君臣淫於其國蓋指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之事其下化之至於男女相說憂思感傷說者謂東門之粉宛邱之應澤波株林之應信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

他泗四滂普沱徒徒何古彼澤之陂有蒲與蕳蕳有美一人碩

大且卷其寤寐無為中心悄悄烏彼澤之陂有蒲菡戶  
負大感

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輦張轉伏枕

輦張轉伏枕

澤者水之鍾也陂者水之障也蒲符離也荷芙蕖之葉也簡蘭草所謂澤蘭也菡萏芙蓉之華也皆澤陂所有之物也蒲以喻男子荷取其葉之穉簡取其氣之芬菡萏取其色之麗皆以喻男女詩人以蒲配荷以蒲配簡以蒲配菡萏所謂男女相說也蓋淫風之行由於男子無剛德柔從於人若蒲然故年之穉者

則取之氣之芬者則取之色之麗者則取之其未得之也則既思其人而感傷又思其人長之卷又思其人貌之儼寤寐之間不復他有所為或涕泗俱下或悄悄憂懲或輾轉廢寢此皆合男女之情而言之詩人言其情而不及於亂亦欲其止於禮義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十二

謹按卷十一第三頁前六行傳蓋秦并西戎刊本  
并訛並今改

第九頁後六行傳祇可以為戒歟刊本祇訛祇今  
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李華文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詩補傳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英繕

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卷九百三十六

經部

詩補傳卷十三

國風

逸齋

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惟  
妘姓檜者處其地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會人者祝  
融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其四曰會人也  
王肅曰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

子鄭氏詩譜云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鄭語云史伯於幽王之前為桓公謀滅虢檜然則檜之變風又作於幽王之前明矣國小而迫其君則廢禮於衣服其民則廢禮於三年皆首亂先王之制陳雖淫昏未始有此宜居陳之次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作羔裘之詩者檜之賢大夫也何以知其賢由其序

而知之也大夫自謂以道去其君又謂其君不用道而詩之三章止言衣服之非禮與既去而思君諸儒多謂大夫不欲言君他過止及衣服有合於孔子以微罪行既去而思君有合於孟子三宿出晝此說固善竊以為猶未盡詩人之意夫先王之禮道之所寓也禮既廢矣道安在哉案王制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以此見先王之制禮甚重於衣服也故討之而不敢緩歷觀變風列國之君過失多矣而先王

二

之禮寓於衣服者莫敢廢也其民化之亂亦甚矣而先王之禮通喪三年者莫敢廢也檜之君首亂於衣服燕居與視朝輕為變易此廢禮之大者賢者蓋於此而窺之知吾道決不可行所以去之若夫既去而思為厚之至則誠如諸儒之論其後民俗視君衣服之變易以為固無害於事是以亦輕變三年之禮素冠不服可見悖天理而斂人倫皆原於君之廢禮序

君不用道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刀羔裘翶

詩補傳

卷十三

三

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古報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誠使不廢先王之禮雖好潔衣服逍遙遊燕未為過之大者賢者豈忍遽去其不能自彊於政治亦詩之所不及然視其逍遙遊燕則不能自彊可知矣所謂言不盡意者如此董仲舒有言事在彊勉而已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檜之君不能自彊於政治是不能彊勉行道也故曰君不用道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刀羔裘翶  
繙衣羔裘此視朝之服也狐貉之厚以居此燕居之服也今以羔裘逍遙而燕居以狐裘而視朝可謂顛倒矣人君顛倒於衣服輕變先王之禮舉此心以往何所不至哉君子見幾而作所以去也次章言翶翔不特燕居又服羔裘以遨遊矣言在堂則不特視朝又服狐裘於正寢矣卒章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則

又不復見其視朝在堂第見其羔裘以遊燕其色之澤日照之有曜亦以好潔故也賢者不忍忘君故再三言豈不爾思始而勞中而憂卒而悼也孔子必朝服而朝月朔然後服之國家無道則不充其服焉檜之君何足以語此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檜之大夫可謂得去父母國之道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三年通喪自遏密載於舜典亮陰載於說命孟子亦有舜禹三年之說三代之衰世多僻王斯禮未之有改也漢之文帝始有短喪之制而景帝遂行之為王者廢禮之罪首至諸侯之禮不知何自而變孟子為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然則諸侯廢三年之禮其已久矣於檜何責焉曰檜不能三年非謂其君謂其民也為君者則有辭矣曰亡國常於斯

得國常於斯然是非君子之言舅犯辭以闢之以為  
為利也蓋王者則有冢宰百官總已以聽焉周公攝  
政足為後世法國獨無卿乎何至廢先王之禮也案  
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然  
則周公止踐履其位而行其政耳非實居天子之位  
也可謂居攝之得體矣以是知成王居喪已即位幼  
弱未能蒞政故周公攝其政非攝其位也周頌言成  
王即政以明即位久矣若諸侯以先君之命而即位

終三年之喪而後泣政其誰曰不可至於民則自檜  
以前未聞其廢是禮也宰我嘗有期之間聖人深罪  
之既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又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聖人之言本諸天理切於人心萬世之下  
聞斯言也苟有血氣者莫不感動檜之民獨何人哉  
習見其君之廢禮遂失其本心是誠可刺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纁纁劬兮勞心博博徒兮庶見素衣

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韞畢兮我心蘊  
於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者練冠也十有三月而練素衣者冠既練而衣  
亦練也素韞者大祥祭服之韞也檜之民不能三年  
則期而練大祥而禫祭皆不復講也棘急也謂居喪  
皇皇情急故曰棘人纁纁瘠貌博博憂貌傷悲感傷  
而悲也蘊結積而不解也詩人庶幾見冠服之素毀  
瘠之人而不得見所以博博而憂感傷而悲積而不

解也使得見之則欲與我同歸與我為一謂人心同  
然實不相遠果能素冠而毀瘠乃我輩人也故曰同  
歸曰如一也嗚呼禮失則求諸野庶民士夫由檜以  
來至於今日雖貧富不同而禮有厚薄然三年之喪  
言於口而行於身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豈以聖人  
既存檜詩又罪宰予足以長其善救其失有功於後  
世歟况齊斬功總載之令甲居喪違禮議罪有差為  
天下國家者亦知重其禮矣獨王者之身自漢文帝

以下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斷然行之然晉武帝  
為議臣所惑為禮不備魏孝文禮雖粗備而服非其  
服周高祖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而通喪止行於  
五服之內不及臣下又在喪頻出遊幸無急寇而興  
師伐鄰皆不合於禮唯國朝祖宗以來宮中實行三  
年之制至於壽皇聖帝執喪三年禮無違者然則自  
漢以迄于今始復唐虞三代之舊遂為家法甚盛舉  
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隰有萇丈羊楚疾恣

姿利

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慾者也

檜之君淫泆放恣故國人疾之思為君而無情慾之累誠可樂也

隰有萇楚猗

於可

儺乃可

其枝天

於驕

之沃沃

樂

洛下同

樂

同

樂

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萇楚銚音遙弋也此物始生猶能自立及長過尺則引

蔓於草上以喻人君少而無情慾似可以立事既長  
溺於所愛則放恣無檢束故國人思之不欲斥其君  
借萇楚為喻謂萇楚之為物至有枝有華有實之時  
則猗儼柔弱不能自立不若始生之初夭夭然少壯  
沃沃然潤澤喻其君之淫恣曾不如未有知未有室  
家者為可樂蓋厭其所為所以疾而思之也是詩三  
章皆比而賦之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而思周道焉

周之盛時衆建諸侯使小事大大庇小有相侵伐者  
命方伯連帥以正之故諸國不失分地庶民保其生  
業今檜小國也政亂而民不安其居惴惴然惟恐大  
國之吞并故思周建國親侯之道而賦是詩案檜在  
幽王之世為鄭所滅此其將亡之詩乎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兮匪風飄

符

兮匪車嘌匹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

庚

魚溉

遙

古之釜鶩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發兮搖動貌偈兮軒輊貌迴風曰飄無節度曰嘌非  
風而飄搖不寧非車而軒偈無度喻人居亂世如在  
風中車上其不遑安處之狀有如此者顧瞻周室冀  
有道以正之使無滅亡之禍其思望之極至於中心  
傷怛而相弔此將亡之辭也卒章所望於周室者尤  
為切至曰誰能亨魚乎我已溉滌釜鑪以待之矣此  
望周室之治其國去其擾也誰能將我而歸周乎我  
已懷思其好音矣此望周室之救其亂而安其民也

是時周末東遷故曰西歸周亦在檜西也是詩三章  
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卷九百三十七

經部

詩補傳卷十四

國風

曹

逸齋

周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之地在禹貢兗州陶邱之北雷夏菏澤之野今為濟陰定陶堯嘗遊成陽因葬焉舜嘗漁於雷澤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積蓄其後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至周

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變風始作曹既弱  
小又不能用賢今所存四詩其一篇二篇序皆言任  
小人其三篇又言在位無君子則國非其國矣故以  
下泉思治終焉此所以次於檜也

蜉浮同下蜉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變  
風始於蜉蝣羔裘言國小而迫君不用道蜉蝣言國

小而迫無法以自守道者法之所由出法既亡矣道安在哉羔裘刺繡其衣服蜉蝣刺好奢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治政序詩者以其逍遙遊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彊於政治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彊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求物閲麻衣如雪心

之憂矣於我歸說

稅

蜉蝣渠略也此物生於土既成則掘土解閱而出不  
自知其朝生夕死方且矜其羽翼掘閱以飛揚故詩  
人取以喻昭公不自知其將無所依方且好為奢靡  
其燕衣則楚楚而整飾其禮服則采采而華麗其深  
衣則如雪之潔白詩人憂其危亡將至謂儻無所依  
當於我乎居處於我乎休息於我乎說駕以詩人獨  
有愛君之忠如此亦足以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

者不必言小人意自見於言外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

恭

公遠

于

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此詩為共公好近小人而作近小人則遠君子勢不

兩立必然之理也

彼候人兮何

何可戈與祋

都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弗

內君子而外小人泰之象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否之象也候人之官遠在邊境所掌者荷戈與祋之役而

使君子居之赤芾者卿士之服常在君側而使小人  
居之是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故序詩者以遠近言之  
曹之為國視此可知矣戈戟也祋殳也芾韁也大夫  
以上赤芾乘軒三百言其多也

維鶉徒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其服維鶉在

梁不濡其味救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

鶉滲澤也當在泥水中自求魚而食今乃高處魚梁  
之上翼味不濡而竊食人之魚譬小人宜在遠方今

乃衣赤芾而竊祿於高位可謂不稱其服矣婚媾猶言好合也彼小人在朝雖暫相黨引偽為好合及其見利而爭先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安能終相好合哉所謂不遂其媾也

蕡烏兮蔚兮南山朝濟兮婉

於阮

兮孌力兮季女斯飢

蕡蔚雲升之貌婉孌柔弱之貌此章申言小人肆志於上如蕡蔚之雲升於南山君子困窮於下如婉孌之季女飢於牖下亦由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故也

是詩四章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鳲戶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然則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亦君臣之所同也今曹在位無君  
子用心之不壹似亦指其君臣然臣之不一君實為  
之蓋上者下之儀無以率於上何以從於下是篇皆  
陳古之人君一德之美以刺時之不然如曰正是四  
國豈人臣之能為曰胡不萬年亦不可以是為人臣

之祝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則商之君臣雖曰咸有一  
德而保厥位則專指其君正與是詩之意同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  
伊絲其弁伊騏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他得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  
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鳴鳩以均一為德其子雖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而

鳩之飛止不越於桑以見其性之有常如此不然則其子有七出入不齊安能均哺惟其有常處則子皆知母所在然後均一之德可得而施也淑人君子言有淑善之德在君子之位如鳩之均一也一章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一於外而心亦結於一所謂表裏如一有諸中則形諸外也二章言在位之君子冠服之有常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也其弁伊騏皮弁之文如騏說文曰馬青驪文如博碁曰騏皮弁之會縫

貫玉為飾文亦如騏故謂之伊騏也三章言在位之君子威儀無差忒故遠而可以正四國謂列國皆來取法也記言治國在齊其家舉是詩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為證則治國為人君明矣四章言在位之君子既能治其國則君正莫不正故國人稱願欲其壽考萬年長享其國也詩言萬壽皆美人君則此詩萬年之祝不可施之人臣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

明王賢伯也

震風凌雨然後知廈屋之幃幪亂極思治人之常情  
也共公專務侵刻民不得其所若當盛世明天子在  
上必能命賢方伯以行黜陟之政共公在東周時上  
下廢弛得以自恣故詩人疾之而思治也

冽

列同

下彼下泉浸彼苞稂

郎

愾

苦

愛

我

寤

嘆

念

彼

周

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

彼苞蓍戶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

薄

黍

苗

陰

雨

膏

古

報

之四國有王郇荀伯勞勞報力之

寒泉與陰雨均可以養物然稂童粱也乃禾之不實者而蕭也蓍也皆野物無滋於灌漑者而流泉皆浸漬潤澤之使之叢生而茂以喻共公侵刻下民所資為養之物以養無益之人反使下民有益於國如黍苗者失其所養此所以愴然不寐而嘆思周室王者命方伯舉行其職以慰下民之望也卒章謂芃芃方秀之黍苗得陰雨則膏潤矣四國之民有明王在上

則賢如郇伯者必有以勞我矣不至如今之失所也  
詩人以寒泉喻曹之澤謂其流出於山麓之下及物  
者不廣况止及於無益乎以陰雨喻周之澤謂其溥  
博霑足無此彊爾界均及於四國也言四國則不獨  
曹之民思周室四國胥望之矣左氏傳曰畢原酆郇  
文之昭也必周之方伯善於其職者故曹人思之是  
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舊要卷九百三十八

經部

詩補傳卷十五

國風

逸齋

幽

幽本戎狄之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漢之右扶風栒邑也后稷之曾孫公劉當夏太康時實始徙居之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七月所陳即其事也國語乃謂夏之衰棄稷不務

不窪自竄戎狄之間且不窪后稷之子也豈能及夏  
之衰而公劉居幽實詠之大雅篤公劉之篇是也當  
以經證國語之誤幽周公之詩也而七月鴻鵠二詩  
又周公所自作不列之正風何也蓋幽非周之列國  
而周公乃為遭變而作是詩故不得謂之正風也七  
月篤公劉二詩皆周之王業所由興也篤公劉入於  
雅七月不入雅何也蓋雅所言王者之事七月之詩  
以周公之故屈居於風也篤公劉作於召公無遭變

之嫌宜入於雅且以明厚於民為政之大也召公無國風何也召公二詩已附見於召南矣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召公之詩附焉周南王者之風故周公之詩不得而附也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觀樂幽次於齊居秦之上意國史以幽秦皆戎地故以其類而次之孔子處幽於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克正詩近於雅非周公孰能之此聖人之微旨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作是詩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以七月為首何  
也意者夏正建寅至七月則過於中是詩以農為本  
前乎此則田功未畢至七月則凡耕稼耘耔皆已訖  
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月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  
之事無不畢舉蓋其意欲使之豫備無後時之悔詳  
觀雅頌與周官之書周家以農開國者其大略皆見  
於是詩以農事為王業孟子所謂王道是也后稷始

農事公劉實繼之故其風化之及於後者皆以稼穡  
艱難為急先務因遭變而言此冀成王知立國之本  
必能保此已成之王業不及流言而專論王業蓋有  
風諫之義此所以謂之風而不入於雅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

無褐曷何以卒歲

是詩錯舉夏周之正故夏正以月言周正以日言夏  
正以建寅為歲首得四時之序蓋從古而然見之堯

典者可考也商始變為建丑周遂變為建子以示損益之意至於便於民事則夏正不可易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此之謂也公劉居豳在夏太康時既陳豳事宜用夏正周公周之大臣改用建子未必非周公之制作故兼存周正以建子為陽生故曰一之日二之日周詩以日月分陰陽四月嫌於無陰故特以四月秀蔓言之十月嫌於無陽故特以歲亦陽止言之或謂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今日明日殆不然也且以鑿

冰一事觀之豈應今日鑿之明日納之又明日開之  
况月令季冬鑿冰仲春開冰與是詩相應無可疑者  
火大火也火星中而寒暑退季冬平旦正中大寒退  
季夏黃昏正中大暑退至七月則火流而西矣九月  
霜始降故當授衣也授與敬授人時之意同下言一  
之日謂夏之仲冬二之日謂夏之季冬感發者風寒  
也栗烈者氣寒也風氣如此苟無絲毛之衣褐終歲  
何以禦寒此章言授衣之時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炎輒彼南畝田畯

俊至喜

三之日謂夏之孟春四之日謂夏之仲春于耜謂備稼器也舉趾謂始耕田也農夫旣興作而在南畝其婦子則為黍食以餉之田大夫見其如此所以喜也此章言治田之時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籜

彼微行爰求柔桑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始鳴至季春則陽盛而鳴日益衆可以興女功矣於是女子執懿美之筐循牆而微行以求初生之柔桑以始蠶事詩凡言有皆謂衆多也此章言女功之時也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巨臣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春日遲遲而舒長采蘩祁祁而衆多蓋蘩乃婦人采為祭祀之用女子感其所見念當嫁娶之時將遠其父母所以傷悲謂不得久於家殆與幽公之子同時

而且嫁矣此章言婚姻之時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

戶官韋  
鬼蠶月條

徒彤桑取彼斧斫

七以羊

伐遠揚猗於彼女桑

萑葦即蕘葭可為蠶之曲薄八月此物已堅成可用  
蠶月謂蠶事既畢之月取斧斫之器凡桑附枝遠而  
揚者皆伐而去之謂之條桑女桑亦桑之小者猗猗  
也猗重較兮猗于畝丘皆當訓猗蓋遠揚以其高而  
難取故猗彼女桑而取之至今民俗猶然此章言治

桑之時也

七月鳴鶡見圭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鶡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絲事畢而  
麻事起矣故八月則載績其麻絲麻既成則加之以  
染其玄黃者自服以朱色之鮮明者為公子之裳蓋  
裳之色宜於朱也此章言治裳之時也

四月秀蔓於遙五月鳴蜩徙八月其穫于郭十月隕敏于託  
一之日于貉各力取彼狐狸之為公子裘

月令孟夏苦菜秀仲夏蟬始鳴要是苦菜之類也蜩  
蟬之類也仲秋則早禾可穫孟冬則木葉皆落可以  
取狐貉之屬矣狐貉之厚以居則二物皆可為裘以  
貉之重者自服狐狸之輕者為公子之裘蓋裘以輕  
為貴也此章言治裘之時也

二之日其同載纘

子

武功言私其縱

子

獻耕

古

于公

二之日夏之季冬也此月最為農隙故國人竭作而  
田獵夫田獵非特去害田之獸蓋欲繼纘武事使不

忘戰豕一歲曰縱三歲曰狃私有其小者獻公以大者以見其民厚於君而薄於已也此章言田獵之時也

五月斯螽終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起室珍悉許薰云鼠塞向墐觀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斯螽如蝗而青仲夏以兩股相切作聲所謂以股鳴者莎雞如蝗而斑季夏飛而羽索索有聲所謂以翼

鳴者自七月至十月皆記蟋蟀一物此古文之一體也此物孟秋猶在草野仲秋即入人簷宇季秋猶飛走戶庭孟冬即韜伏床下視微物猶爾則居民宜以此時葺治屋室穹空則室實之鼠穴則熏出之北向之牖則閉塞之簾織之戶則墐塗之然後可以告其婦子以歲事將改當入處密室以禦寒也此章言治室屋之時也

六月食鬱及薁

於六

七月亨

普庚

葵及菽

叔

八月剥

卜普

棗十

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鬱棣屬奠奠也二物性溫季夏宜食以助陽葵承  
露也菽豆也二物性滑孟秋宜食以助陰剥擊也穫  
刈也棗之類皆宜於人仲秋則剥取之稻稌也宜於  
造酒孟冬則穫收之凡此皆養老者之所須以介眉  
壽幼者祝老者之辭也凍醪冬釀春熟故曰春酒老  
人多有眉毫故曰眉壽此章言備物以養老之時也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

七餘采茶

徒

薪樗

勃

食

嗣

# 我農夫

孟秋則瓜之屬皆可以食仲秋則匏之屬必斷其蔓  
季秋則苴麻可拾苦菜可采樗木可薪此皆薪菜之  
不美者農夫蓄以自養故曰食我農夫此章言備物  
以自養之時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

直容六

禾麻菽麥嗟

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場圃之地春則鋤為圃以毓菜茹秋則築為場以納

禾稼至孟冬則納禾稼皆畢矣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各以其類廩而藏之於是自相告語我稼旣已俱入矣當就役於公矣不俟號召相率上入都邑執宮室之功此章言樂趨力役之時也

畫爾于茅宵爾索綯

徒

刀亟

紀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宮功旣成不敢自暇畫則取其茅宵則索其綯亟乘此時治田間之廬以為來歲播百穀之始此章言豫治田事之時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

力證

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

久

季冬水澤腹堅則鑿之沖沖而釋孟春東風解凍則納于凌陰之室仲春蟄蟲咸動則獻羔開冰用其蚤恐不及事也祭以韭配以時物也此章言藏冰之時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

子奚

彼公堂

稱彼兕觥

號

萬壽無疆

季秋則霜旣肅矣孟冬則場旣滌矣可以相樂矣幽  
民於是以前酒而饗上殺羔羊以為禮咸躋于公堂  
稱揚兕觥祝君萬壽此章言燕樂之時也鄭氏分風  
雅頌於一篇穿鑿之甚就如其說不知樂工如何分  
歛邪今不取三復是詩豳之風俗可以想見何其君  
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其君則授民以  
時令俾之務農桑治屋室老幼有養昏姻以時飲食  
裘褐以備其飢寒纊武藏冰以防其災患其民則厚

於公上染絲麻則以朱為公子裳取狐貉則以狐為  
公子裘小獸則私於己大獸則獻於公既相率執君  
之役又相與祝君之壽嗚呼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  
三十年八百其基於此歟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  
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  
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篤公劉之詩曰乃造其  
曹孰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此公劉  
待臣民之禮也正七月所詠一時之事後世惟漢高

祖還歸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樂飲極歡道  
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父兄固請留沛中空  
縣皆之邑西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頗有幽  
之遺風漢之得民蓋亦於此可卜矣是詩十五章皆  
賦也

右七月舊八章每章二事獨中間言治室屋一章  
一事竊意古人文章辭達而已非如後人拘於體  
制必取長短整齊今紬繹是詩實十五章每章一

事語之多寡或十餘句或止四句又記蟋蟀自七月至十月方指其物此古文之最簡要者故表而出之七月周公所自作蓋大誥無逸之手也

鷗

尺之  
下同

于驕

下同

周公救亂也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

公乃

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鷗鷗焉

成王由管叔鮮蔡叔度之流言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以避管蔡雖已伏其辜而成王之疑未釋也君臣相疑亂之道也周公作是詩以貽王輸露忠款語意悲

切至今誦之足以見周公惓惓王室之意而成王以  
幼沖之資尚未開悟但未敢謂公耳亂猶在也故序  
詩者以救亂為言

鴟鴟鴟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子之閔  
斯

鴟鴟梟之類也攫鳥子而食故鳥之愛其巢者呼鴟  
鴟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矣毋更毀我巢也我之甚愛  
此巢盡力此巢以養鬻其子爾今既取之誠可哀閔

柰何又欲毀我巢乎周公以鵠鶲比武庚及從管蔡作亂者以子比管蔡以巢比王室公為流言中傷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是欲成王疑周公而不終居攝之事所謂危王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杜綱留繆莫侯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鳥之營巢必於未陰雨之時剥取桑根纏綿巢之戶牖而後巢可成也周公自

謂我於王室當未亂之初明政刑以固國本如鳥之營巢今女無知之下民柰何敢肆侵侮欲危我王室乎

予手拮吉据居予所捋力荼徒予所蓄子祖胡予口卒瘞活  
徒曰予未有室家

周公謂我之經營王室如鳥之營巢拮据攢揭也瘞病也手則揭持其草口則捋采其荼至於蓄積租取不特手病口亦病矣鳥未成巢猶我之王室未安也

鳥足喻人之手風人之辭也

予羽譙譙

在消

予室翹翹

素影

風雨所漂

匡

搖

予維音嘵嘵

呼堯

周公謂我經營王室之勞如鳥之狀羽則譙譙而殺  
矣尾則脩脩而敝矣及巢既成翹翹而危乃為風雨  
所漂搖故嘵嘵然哀鳴告憩今我之為是詩乃嘵嘵  
之音也周公之言如此奈王之未悟何自非雷風作  
乎上金縢啓乎下周公其危哉周公既危王室從之

矣是詩四章皆比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報歸士大夫

力

歸士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

言其室家之望女

汝

也四章樂

洛

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

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

悅下同

也說以使民

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周公居東至三年之久士卒之相從者亦勞矣宜有

怨歎之辭周公既知其情而閔其勞故士卒亦以見

知為說大夫美其事作為是詩以鋪陳之一章言士  
卒自幸全其師旅而歸二章言士卒在東室家之思  
三章言士卒在東室家之望四章言既歸之後昏姻  
得以及時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惟周公能之

我徂東山慆慆

徒刀下同

不歸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

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戶剛枚

莫林蜎蜎

烏者蠋

蜀

燕在桑野敦

都

彼獨宿亦在車下

東山指其地慆慆言其久自東喜其還零雨記其時

故每章皆言之此章言士卒自東而西歸見其室家  
喜極而悲謂室家制裳衣而寄我亦勤矣我幸無行  
陣銜枚之事但衆人未免如蜎蜎桑野之蠋敦然獨  
宿於車下耳今旣全歸所以喜極而悲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力之實

亦施

羊

于宇伊威在室

蟏蛸

蕭所

在戶

交

町

他

鹿場

熠

以

燿

以

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章道室家之思謂士卒之去東山其家荒寂果蠃

栝樓也則延蔓于簷下伊威委黍也則入藏於室中  
蠣蛸長踦也則結網於當戶畦壠之地則為麋鹿之  
場螢火熠耀則宵夜行其間室家見如此景物初若  
可畏然婦人獨處豈敢畏此所可念者因征夫之出  
故致此耳此所謂言其思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古玩鳴于蛭

田節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瓜苦烝在栗

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章道室家之望謂士卒之在東山見鶴水鳥也而  
鳴子蟻垤蓋蟻穴居知雨故將雨則壅土成峰鶴見  
之則喜而鳴我是時亦念汝必歎于室必洒埽糞土  
室塞穹穴以待我之至今我視敦然成聚之瓜烝然  
延蔓栗薪之上不見此已三年矣知汝望我之歸為  
甚久也此所謂言室家之望女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其馬親結其縕九十其儀其

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鳴於仲春稼娶之候也士卒旣歸當倉庚之飛  
其羽熠燿鮮明之時女則得及時男則乘駿馬而親  
迎母為親結其縞其儀之多至於九十則昏姻之禮  
無有闕者以未有室家者旣歸而成禮若此其甚善  
則有室家而來歸者其情不言而可知也此所謂樂  
男女之得及時也四章皆序其情而閔其勞此周公  
所嘗言而大夫為文其辭於詩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凡詩言四國皆謂四方之國也說者以四國謂管蔡商奄而淮夷亦在叛國之數乃不及之則知其非矣蓋管蔡毀周公而四方之國從而播揚故謂之流言是詩美周公能誅討叛人而惡四國之人不知周公之忠若謂指管蔡商奄則狼跋之序不當謂遠則四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臣

周公東征四國是咷

五戈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錡求周公東

征四國是適

在羞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隋鎧曰斧方鎧曰斬錡鎧屬錮木屬皇正也呴化也

迺斂也周公東征不免用刑言其破缺甚之之辭亦

漂杵之類也彼四國之人固已得其正矣固已化其

愚矣固已斂其惡矣以明周公之用刑非為一己之

私哀斯人將至於亂故以身任其責然則周公之心

可為甚大甚善甚美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

直

廷之不知也

此周公居東未歸之時周大夫美周公之善處而刺朝廷不知其忠尚遲遲而未迎周公也朝廷者人主與羣臣論國是之地成王未悟而羣臣不能力爭是誰之過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娶

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我覩

古

之子籩豆有踐

賤

伐柯者非斧不能取妻者非媒不成欲歸周公非禮不可也伐柯者執手中之柯而伐之其取則不遠矣覩見也之子謂周公也周公大臣也以大臣之禮迎之則周公歸矣所謂執柯以伐柯言其易也籩豆有踐踐陳也舉待大臣之禮一端為言則其餘可知也是詩二章皆興也

九罭

于逼下同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是詩之美周公刺朝廷其意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

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之尊不當  
久處外地詩辭可見也

九罿之魚鱠

才損飭

房

我覩之子袞衣繡裳

九罿網之有囊者不足以得大魚而鱠飭之美乃在  
其間喻周公不當居東也東人見周公以上公之服  
處此地是以刺朝廷不能速還公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

女信宿

鴻當高飛雲漢而乃下遵於渚陸喻周公宜在廟堂  
今既未得其所未復其舊於女朝廷諸臣信能自安  
處乎信能自安息乎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此章謂我東人以有袞衣在此為重無使公遽歸使我心思公而悲也前三章引大義而責諸臣後一章述私情而欲留公此東人之志也是詩前三章皆比而賦之後一章賦也

狼跋蒲末下同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詩序言周公攝政遠則有流言近則王不知此推本其初而言觀詩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及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謂其終始無瑕也不失其聖之語亦合終始而言之

狼跋其胡載疐丁其尾遜下同公孫遜下同碩膚赤舄昔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跋雖為周公而作然變風之體其辭尚謫如鶡之奔奔刺宣姜乃取鶡鶡之不淫以起興此以美而顯其惡也狼跋美周公乃取狼之貪以起興此以惡而顯其美也老狼以貪故前則躡其胡後則跼其尾卒不逃於機穿安能不失其猛周公以無貪欲之私故王雖不知而終能悔悟四國雖有流言而終能自明進退不失其聖此其所以為周公歟碩大也膚美也赤鳥上公之服也詩人謂周公遜大美而不居故在

上公之位則赤烏有凡凡之安而終身之令名莫得  
而瑕疵也是詩二章皆興也

詩補傳卷十五

謹按卷十三第八頁後一行傳大底小刊本底訛  
比今改

卷十五第十三頁後七行傳奈王之未悟何刊本  
奈訛柰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臣許兆椿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李華文

謄錄監生臣程澍